



## 從「花樣」看明嘉靖官窯的特色

■ 陳玉秀

明皇室在江西景德鎮設置專屬的御窯廠，皇家所需的瓷器，多由宮中設計或送樣到御窯廠照樣製作。宮中設計的瓷器花色也因應各種國家禮儀制度的規定，皇帝個人的政治理念，更多是來自帝王個人的特殊喜好，而有不同。

明嘉靖皇帝（1522-1566）朱厚熜的身分特殊。他的堂兄明正德皇帝（1491-1521）沒有子嗣，於是他在十四歲那年以旁支繼承皇位。爲了宣示正統，他極力改革各種禮儀制度，藉此來鞏固皇權。其中，因國家祭祀所需，他明令祭祀用單色釉瓷器；並遵循開國以來以龍紋象徵皇室地位尊榮的規範。此時期的五彩瓷器多仿製成化時期（1464-1487）的花色與樣式，或是嘉靖皇帝藉用瓷器花樣來營造成化嫡系傳承的假象。另一方面，宮中用瓷也出現大量修仙永壽與寓意吉祥的紋飾，這則源自嘉靖皇帝生身家庭帶來的道教信仰，使得祥意瓷器花樣在宮中蔚爲風潮。

展覽藉由檢視院藏嘉靖瓷器的花色與樣式，陳述當時國家禮制、帝王身分的確立與個人偏好對瓷器燒造設計的影響，藉瓷鑑史。內容計分「禮制的規範」、「嫡傳的宣示」及「長生的追求」三個單元。

## 禮制的規範

明代開國君主朱元璋簡化祭器造型，他明文規定，國家祭祀的器皿用瓷器，<sup>1</sup>且器形一如日常生活用器的碗、碟、盤、甕（罐）等樣式。觀察嘉靖時期重修的《大明會典》天壇祭祀陳設圖（圖1），祭器只有三足爵杯尚保留古銅祭器造型，餘皆碗、盤之屬。然而，祭器的日用器化使祭器與日用器的區別產生模糊不清的狀況。明嘉靖九年（1530），世宗明文規定祭祀天、地、日、月四方的神祇，分別使用藍、黃、紅、白單色釉瓷器。這條祭器色彩的訂定，爲我們提供了判斷祭器色彩的訊息。再者，王宗沐（1524-1592），明嘉靖時期曾任江西提學副史五年，管理當地教育。他並在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）編撰了《江西省大志》，其中《陶書》一章即記錄當時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瓷器的概況。書中詳列嘉靖八年至三十八年（1529-1560）之間，御窯廠的各種制度、作坊概況，並條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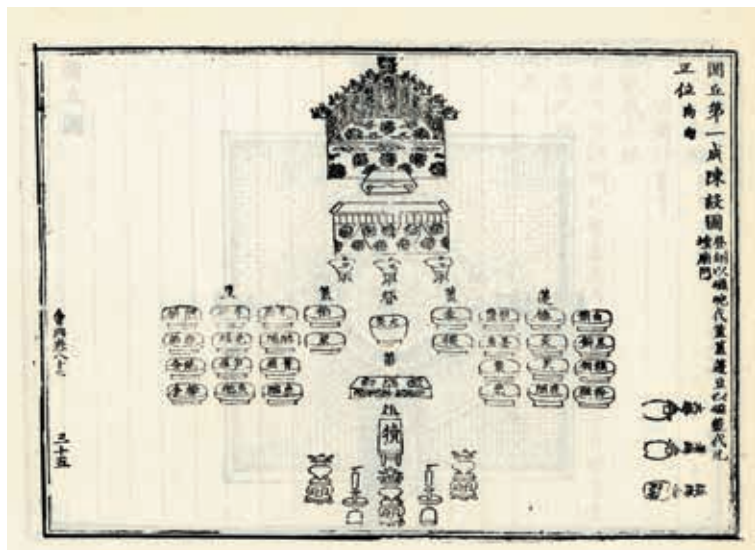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明 天壇祭祀陳設圖 取自（明）李東陽，《大明會典》，臺北：東南書報社，1963，卷82，頁1298-1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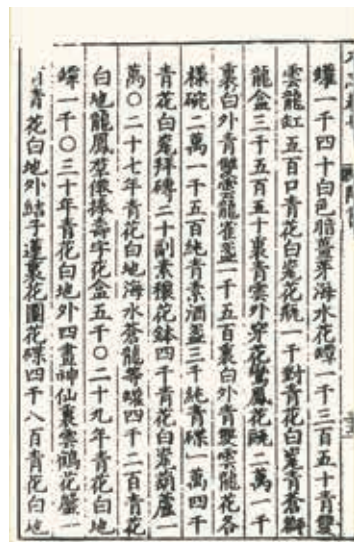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取自（明）王宗沐纂修、陸萬垓增修，《江西省大志·陶書》，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9，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，頁880。

期間共二十三年，宮中令燒瓷器的清單（圖2）及部分祭器的尺寸規定等。觀察清單內容，嘉靖二十六年（1548）令景德鎮御窯廠燒造「青花白瓷拜磚二十副」，<sup>2</sup>可見最晚在嘉靖二十六年青花瓷也加入祭器的行列。如果就考古與傳世品觀察，嘉靖時期的瓷製爵杯，單色釉作品少，而花樣就以青花雲龍紋（圖3）最為主要。

此時的祭祀用器傳世不少，除了單色釉碗、盤，香爐（圖4）、香鑪（圖5）、花瓶一應俱全。

例如，展出的描金青釉香鑪是爬梳香灰掩蓋香品，以控制燃點之用。香鑪長柄、扁圓型鑪面、釉色深藍泛清麗的紫色，柄身白泥書「大明嘉靖年製」陽文楷書款。柄的尾端如意雲形微翹，添金彩為地，紅、黑線條彩飾，低調奢華。鑪面的背部留下細點支釘痕，工藝精湛。傳世香鑪以金屬器居多，瓷質則少見。鑪的釉色青，東漢劉熙（活動於東漢晚期）《釋名》解釋：「青，生也，象物之生時色也」。青色象徵春天，



圖3 明 嘉靖 青花龍紋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0474



圖4 明 16世紀 青花團龍紋鼎式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9265



圖5 明 嘉靖 祭青描金香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0464

是萬物生而一片生機盎然的顏色。每年大約冬至前後，皇家祭天用青釉祭器。

傳世的嘉靖單色青釉瓷也以若隱若現的刻劃花龍紋裝飾，大型的青釉龍紋盤（圖6），口徑達30.5公分。筆者曾在〈明嘉靖朝祭器定制再變議〉<sup>3</sup>一文，根據《陶書》紀錄的祭器尺寸檢視院藏祭器類型的可能性。據瞭解，國家祭祀時進行瘞毛血儀式取牲血用的毛血盤，口徑界於30至32公分之間。據此應該能推測，類似口徑大小的單色釉盤，應該就是祭祀用的毛血盤。除了釉色，展出的青釉盤並劃龍紋，即說明嘉靖時期龍紋單色釉器皿也作為祭器的可能。關於此推測，最晚在萬曆十一年（1583）即出現「青、白瓷暗花雲龍羹碗、鑊盤、酒釧、爵盞、山壘、壺、瓶各樣祭器共四千二百九十」<sup>4</sup>件的龍紋祭器燒造記錄。

類似青釉龍紋大盤口徑大小的大盤，院藏尚有礬紅釉描金撇口盤。（圖7）紅釉盤的金彩雖僅剩口沿或圈足處有跡可尋，然實屬傳世罕見之作。根據東漢《說文解字》解釋：「大紅如日出之色，朱紅如日中之色，日中貴於日出為



圖6 明 16世紀 祭青劃花雲龍紋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3275

正色」，或因此，歷代皇家祭日常用紅色祭器。

西周《周易》紀載「君子黃中通禮，正位居體」；東漢許慎（約30-124）《說文解字》則有「黃」為「地之色也」，即大地為黃色，也是稻穀熟成時的色彩，是祭祀地祇、農耕、蠶桑等神祇的祭器顏色。<sup>5</sup>據陰陽五行學說，黃色居



圖7 明 16世紀 紅彩描金大盤 二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8060、008061

天下之中，猶如君主坐鎮國家中央，掌管四方。因此，黃色自唐代以來，常是皇室專屬的色澤，官民不得僭越。院藏黃釉深碗（圖8），口徑38公分，厚胎，重量超過4.5公斤，內外施嬌黃釉，釉色分布不均。觀察《大明會典》陳設圖（參圖1），居中的大碗為「登」，是祭祀時盛放羹湯的器皿。展出的黃釉大碗，推測應是作為祭器「登」使用。黃釉撇口高足碗（圖9），碗的內壁劃雙雲龍趕珠，釉色嬌嫩。明代黃釉瓷器是在高溫燒成的白瓷上，以澆釉法施釉，在800至900°C的窯爐中燒成，所以有「澆黃」或「嬌黃」之稱。而據《陶書》記錄，口徑15公分的高足碗，在祭祀時或為供茶器皿。

白色，樸素純淨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云：「白，西方色也。陰用事，物色白。」是祭祀月

亮、祖先家廟或舉行葬禮時的主色調，象徵純粹、誠摯的哀思。<sup>6</sup>即至今日，也有許多地方仍保留這種觀念。甜白仰鐘式碗（圖10），薄胎骨，釉色勻稱細緻。撇口白瓷小碗（圖11），厚胎，釉色白皙。器內底青花書「大明嘉靖年造」六楷字款。根據景德鎮御窯廠考古出土的狀況，類似的小碗有書寫「酒」、「茶」等字眼，應為使用功能的文字。<sup>7</sup>

禮制除規範祭器的色彩，明洪武三年（1370）、十三年（1380）一再申禁官民的用器及服飾不得用龍鳳花紋，對於僭越的官民並給予嚴厲的懲戒。<sup>8</sup>由於禮制的規定，龍紋瓷器成為景德鎮御窯瓷器裝飾的大宗。龍，象徵皇權，是皇室尊榮的圖象化表現。國家祭祀的器皿使用龍紋裝飾，多有藉以彰顯皇權及宣示主權的



圖8 明 嘉靖 黃釉撇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1522



圖9 明 嘉靖 黃釉劃花龍紋高足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10364



圖10 明 嘉靖 甜白釉仰鐘式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2568



圖11 明 嘉靖 白釉撇口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1633

效果。就設計上觀察，單就《陶書》羅列的龍紋花樣，舉凡趕珠龍、昇龍、降龍、穿花龍、飛龍、九龍、雲龍、飛獅龍、龍鳳、獅龍、龍雀、倉龍、博古龍、團龍等琳瑯滿目。而看似令人眼花撩亂的龍紋，其實是設計者一再重複類似的龍紋，並在龍紋的周邊增添雲紋、火球、纏枝花卉等元素，以創造新花樣。院藏青花蓋罐（圖12）的胎骨厚重，雙龍戲珠為主要花樣。觀察器身與蓋面的紋飾，器身龍紋雙眼直視，鼻孔朝天，表情憨厚可愛；身軀細瘦綿長，五爪卻似鐮刀。紋飾運筆瀟灑，為嘉靖龍紋的特色。然而，這件蓋罐的蓋面，其龍紋則工整有序，應該是清代後加。



圖12 明 嘉靖 青花雙龍戲珠紋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2634

## 嫡傳的宣示

爬梳嘉靖時期的瓷器，花色以青花為多；然，彩瓷的數量也明顯較前朝明弘治（1487-1505）與正德時期（1506-1521）增加。院藏〈紅綠彩天馬紋蓋罐〉（圖 13），蓋面彩繪花六朵，器腹四匹紅、黃、紫色的天馬踏浪而行，穿梭在雲間。紅綠彩瓷，主要由紅、黃、綠三種顏色組成，也常搭配紫色、孔雀藍與黑彩。紅綠彩瓷的釉色是用毛筆蘸取釉料，在已燒成的高溫白瓷上作畫，先以紅料描繪紋飾的輪廓，再平塗花紋，約 800°C 烘烤而成。

〈紅地黃彩雲龍蓋罐〉（圖 14）則是利用填彩技法裝飾。填彩，在素坯上刻劃或在燒成的白瓷上作畫、上色；再於花紋的隙地填入黃、紅、綠等地色，以大約 900°C 的低溫二次入爐烘烤而成。其釉彩形成大面積的對比，創造視覺的吸睛效果。明嘉靖黃釉以氧化鐵著色，呈乳狀黃色；如果釉中再混入富含氧化珪的卵石粉，低溫燒製之後，則呈透明的淡黃色。（圖 15）

〈青花紅彩海水九龍戲珠紋碗〉（圖 16），碗心與器外壁共繪紅龍九條，龍行藍色波濤之上，戲珠於雲間。青花加彩，以 1250°C 以上的



圖13 明 嘉靖 紅綠彩天馬紋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5398



圖14 明 嘉靖 紅地黃彩雲龍紋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06090



圖15 明 嘉靖 黃彩戲珠雲龍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5758



圖16 明 嘉靖 青花紅彩海水九龍戲珠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3594



圖17 明 嘉靖 青花花鳥紋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6253



圖18 明 成化 青花梵文花鳥紋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6230



圖19 明 嘉靖 鬥彩如意雲芝紋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02799



圖20 明 成化 鬥彩如意雲芝紋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4820

高溫燒成釉下青花瓷，之後再上彩料，入爐以500至800°C的低溫燒烤而成。設色鮮麗，醒目。

嘉靖時期的青花主要使用雲南地區的鈷料，因此有回青之稱。回青呈色多藍紫鮮豔，然根據《陶書》記錄，當時也會使用回青與景德鎮周邊瑞州附近出產的石子青，不同來源的鈷料混合之後，色彩會產生清雅的灰藍。<sup>9</sup>有趣的是，此類灰藍色的青花瓷器（圖17、18）在色彩、器型及花樣多仿製成化時期的作品。多年前學界已觀察到，嘉靖朝小型的青花或鬥彩，無論是器型或花樣多仿自成化瓷。<sup>10</sup>（圖19、20）

兩段時期的鬥彩無論是紋飾或釉彩設計，皆採雙線勾描花樣，再平塗填入彩釉。紋飾線條流暢，釉彩沒有深淺之別，僅花樣藉由豐富的色彩來增添趣味性。然而，成化彩瓷坯細薄，白瓷透明，釉色清麗；嘉靖彩瓷則厚胎，白瓷釉彩偏黃，自成風格。

只是，為何嘉靖小型器皿大量仿製成化的樣式？思考嘉靖皇帝的生身父親興獻王（統治1487-1519）是成化皇帝的庶子。嘉靖即位之初即致力追封自己的父親為「興獻帝」，試圖藉由禮制改革來形塑生父「曾經繼承成化皇帝皇



位」的假象，進而寫下生父及自己是成化皇帝「嫡出」一脈相承的關係。據明代宮中製作的制度觀察，瓷器樣稿的設計多由皇室的匠人來圓成，而宮中的製作多圍繞著皇家的品味或政治意圖等方向來揣摩。因此，嘉靖仿成化瓷的特色，應可以視為是為鞏固嫡系假象的表現。

## 長生的追求

明皇室向來佛、道兩宗並容。嘉靖皇帝受生身家庭道教修仙信仰的影響，或因他體弱為病所苦，入主紫禁城之後，尤其是嘉靖二十年（1542）以後，他將行政中心由紫禁城移轉到御花園西苑（今天北京的北海、中南海），以便在御花園舉行醮祀、煉丹，求長生不老。他的信仰也促使此時期的皇家瓷器充滿道教煉丹及祥意花樣的色彩，舉凡靈芝、八卦、仙鶴、葫蘆及各類祥瑞意涵的花樣。

靈芝是修仙煉丹的藥材，八卦排列成「後天八卦」（圖 21）的陣勢是煉丹必備，這些花

樣同時也頻繁出現在嘉靖瓷器上。另，宋代以來，葫蘆瓶即為儲藏「仙丹」的藥瓶。葫蘆瓶中自有天地日月，也會有陰陽消長，是煉丹的鼎廬。嘉靖御窯大量燒造大小葫蘆瓶，裝飾靈芝雲、仙鶴、八卦等花樣，呈現嘉靖皇帝虔誠的道教信仰及修仙的執著。<sup>11</sup> 院藏青花壽字葫蘆瓶（圖 22）器身裝飾松竹梅歲寒三友，並有靈芝、桃實、鶴、鹿及壽字，整器充滿福祿壽的祥意。仔細觀察壽字的筆法，雙勾的線條轉折起伏，與瓶上的梅、竹等枝幹畫法類似，因壽字上沒有葉片，據此推測壽字是由樹枝，更可能是由藤蔓結字而成。攀紮樹枝形成各種吉祥文字是明代晚期盆景的特色，也是園林中常見的植物修剪樣式。根據《陶書》紀錄，嘉靖二十年景德鎮御窯廠曾燒造「白地青花裡外萬歲藤外搶珠龍花茶鍾」，<sup>13</sup> 這裡的「萬歲藤」應該就是這類作品的寫照。而將萬歲藤描繪在瓷器上更是嘉靖時期的創舉，並成為之後御窯瓷器設計的一種元素。再觀察展出的壽字葫蘆瓶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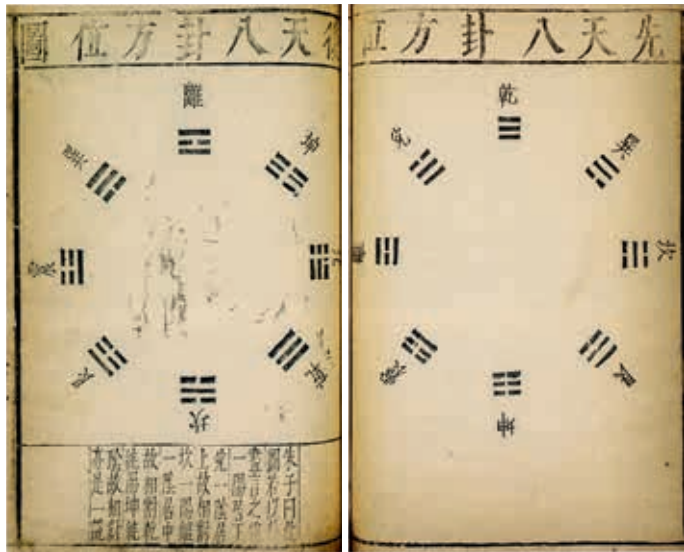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1 明 章潢 《圖書編·先天八卦圖說》 明天啓三年版 收藏於C.V.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, Columbia University, New York. 取自Stephen, Little, Shawn, Eichman. *Taoism and the Arts of China*. Chicago: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, 2000, 138, pl. 14.



圖22 明 嘉靖 青花壽字鶴鹿紋葫蘆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03272



圖23 明 嘉靖 青花雲鶴紋大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9942



圖24 明 嘉靖 青花群仙祝壽圖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4541



圖25 明 嘉靖 青花八寶龍紋大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0292

壽字從一塊靈石的後面或上面「長」出，學界也據此認為，萬歲藤是吸收大地的精氣神而生，應該是為滿足嘉靖皇帝求仙的渴望而設計。<sup>14</sup>

展出的〈青花雲鶴紋大盤〉（圖23），口徑52公分，盤內外仙鶴盤旋。鶴，象徵長壽，道家視群鶴翱翔為神靈降臨及煉丹有成，仙鶴並能載著成仙者昇天。院藏的圈足盤（圖24），盤心畫八卦及雲鶴紋，器皿外壁的场景則以長頭顱、長耳、長鬚髯，手持靈芝的壽星為主角。

孩童樣貌的福、祿雙星伴左右，群仙持來賀禮祝壽。花樣工筆細膩，青花設色清雅，釉色漸層多變。另，八仙賀壽是耳熟的吉祥題材，明清時期八仙圖案廣泛作為瓷器的裝飾。嘉靖時，不但八位仙人的形象常出現，就是八仙手持的各式寶貝，花籃、魚鼓、蓮花、葫蘆、扇子、拍板、笛子也成了身分的代表，因不見八仙本尊，只見他們手持的代表物，所以又名「暗八仙」。（圖25）



圖26 明 嘉靖 青花四靈圖雙耳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11188

院藏四靈活環耳瓶（圖 26），瓶身描繪青龍、白虎、朱雀及玄武（烏龜）悠遊於靈芝雲之間。瓶的下腹，七座堅固的山石矗立在波濤壯闊的海水江涯之中，大有皇權「江山永固」的寓意。四神（或稱四靈）在明代的政治文書中，常以祥瑞的角色出現；而明代社會道教盛行，四神也是神通廣大的神仙，是可以上天入地，斬妖除魔，維護四方的守護神。<sup>15</sup> 民間甚至納入麒麟形成五靈的祥瑞圖像系統。然而，四靈圖成為瓷器花樣設計的元素，則是嘉靖御窯的創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瓶的兩側為獸形耳，其下方各有一個圓環，而圓環能活動。活環耳在燒造前需先去除耳與環相接處點的釉料或塗

上隔離釉料的材質，燒造時且需掌握火候，讓釉料不垂流，以免耳與環的沾黏。嘉靖朝活環耳瓶的傳世與考古出土數量之多，是當時瓷器燒造技術更臻純熟的表現。

除了道教系列的花樣，嘉靖時期大量出現傳統祥意紋飾的瓷器。例如，厚重的〈青花魚藻紋大碗〉（圖 27），器外壁繪四條大魚及一批小魚悠游穿梭在田字草、銅錢草與槐葉蘋等各類水生植物之間。青花魚藻紋圖案自元代以來盛行，到了明嘉靖時期，魚藻紋筆法細緻、描繪生動的風格則更為世人肯定。據《陶書》記錄，嘉靖二十一年（1541）皇室責成御窯廠燒造「青花白地蒲池嬌鯖鮪鯉鰻水藻魚罐二百」<sup>16</sup> 件。

「鯖、鮑、鯉、鰕」四種魚類有「清白廉潔」的吉祥諧音意，是民間流行的四字吉言的寫照。<sup>17</sup>

淺圈足嬰戲圖（圖28）套杯六件一組，每件尺寸遞增，小杯可疊入大杯之中。就技術面觀察，套杯製作是一種複雜的工藝，成形之前須經過多次的合坯、磨坯等過程。早在戰國時期的墓葬也曾出土銅套杯及套鉢，然而，這樣的工藝製作似乎到明代才又被瓷器設計所取法。展出的套杯，每件都有兩種以上不同的嬰戲圖像呈現，例如戲螃蟹、騎馬打仗、放風箏等不同的場景。至於套杯的用途，曹雪芹（1715-1763）《紅樓夢》第四十一回，話說劉姥姥來怡紅院吃酒，鳳姐命人取來新奇稀有的竹根套杯十個，一巡酒下來，劉姥姥不免醉臥怡紅院。據此可知，套杯也是酒杯。

據《陶書》紀錄，嘉靖十五年（1537）曾燒造「一秤金娃娃花碗三千二十」<sup>18</sup>件；二十一年製作「青花白地轉枝蓮托八寶八吉祥一秤金娃娃花蟬二百四十」<sup>19</sup>件。「一秤金娃娃」的稱呼見於明代小說，話說《西遊記》豬八戒扮演小姑娘一秤金與金魚精鬥法，使她免於祭奉，成為金魚精的盤中飧之災。一秤金是她的父親奉獻了三十斤黃金才祈求得來的女兒，因此，寓子孫之珍貴。<sup>20</sup>嘉靖皇帝因前朝的正德皇帝沒有子嗣而得以入主紫禁城，他卻在即位後的十五年間未能得子，一直到年近三十，嫡子朱載堉（音ㄘㄟˋ，1537-1572）才出生、且倖存下來，繼位為明隆慶皇帝（1567-11572）。據此推測，嘉靖前期未得子嗣帶給他的重大壓力，這應該也是皇室大量燒造嬰戲圖樣瓷器的原由。



圖28-1 明 嘉靖 青花嬰戲圖套杯 六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2587~012592



圖27 明 16世紀 青花魚藻紋大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10293



圖28-2 明 嘉靖 青花嬰戲圖套杯 六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2587~012592

## 小結

展覽整合院藏約九百五十件嘉靖時期的瓷器花樣及釉彩，藉以說明當時瓷器花樣的選擇深受嘉靖個人的信仰、身分的確立及國家祭祀權力表態等方面的影響，藉瓷鑑史。當然，此時瓷器花樣的設計也仍延續過去既有的纏枝蕃蓮紋、蓮塘鴛鴦等題材。例如，展出的蓋罐（圖 29）造型高雅，蓋頂畫蓮瓣紋並描金花；器

腹畫纏枝番蓮與八寶，畫工細緻。纏枝花卉是源自西亞及環地中海地區的裝飾概念，以一條不斷重複的 S 形藤蔓為架構，設計者可在藤蔓兩側不斷重複加入花葉，使花樣無限延續。纏枝花卉進入中土之後，也加入靈芝、八寶等元素，形成中土化的新式樣。再仔細觀察展出的纏枝蕃蓮紋梅瓶（圖 30），肩上畫勾連如意雲，加飾瓔珞、蕃蓮花；腹部主視覺為纏枝花卉，



圖30 明 嘉靖 青花纏枝花卉紋梅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05370



圖29 明 嘉靖 青花蕃蓮八寶紋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4773



圖31 明 嘉靖 青花茶梅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015358

底邊畫蓮瓣。然，這裡的纏枝花卉紋並沒有演繹出 S 型的節奏感，而僅是無限延續的纏枝。但纏枝花被框在有節奏、重複出現的瓔珞及蓮瓣紋的上、下邊框之間。此時，邊框扮演著穩定無秩序感的纏枝花卉紋的角色，使觀賞者的視覺產生穩定感。

除此，展出尚有三羊開泰圖碗，羊隻身上類似乳牛的黑白塊狀毛髮，極為可愛。當然，

陳列也展現嘉靖瓷器文雅的內涵，如高士圖、花鳥園林（圖 31）等題。院藏嘉靖瓷器超過一百九十種不同的花樣、型制與色彩，幾乎涵蓋目前已知傳世與考古出土的御窯品類，本展展出一百九十七組件與大眾共襄盛舉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---

#### 註釋：

1. 本節引自拙作，〈明嘉靖朝祭器定制再變議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67 期（2022.2），頁 102-113。
  2. （明）王宗沐纂修、陸萬垓增修，《江西省大志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9，明萬曆二十五年刻本影印），頁 880。
  3. 陳玉秀，〈明嘉靖朝祭器定制再變議〉，頁 102-113。拙作中筆者對萬曆時期的這條史料未作出處引註，誤作史料出自嘉靖時期，因此，行文都有時代落差，在此一併修正。
  4. （明）王宗沐纂修、陸萬垓增修，《江西省大志》，頁 888。
  5. 陳魯南，《織色入史箋》（臺北：大雁文化，2015），頁 186-213。
  6. 陳魯南，《織色入史箋》，頁 263-286。
  7. 故宮博物院、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明代嘉靖隆慶萬曆御窯瓷器（上）：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與故宮博物院院藏傳世瓷器對比》（北京：故宮出版社），圖 173、174、175，頁 281-283。
  8.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，《明太祖實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66），卷 55，洪武三年八月丁丑條，頁 4 上；《明太祖實錄》，卷 243，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條，頁 2；《明史》，卷 67，頁 1638。
  9. （明）王宗沐纂修、陸萬垓增修，《江西省大志》，頁 835。
  10. 蔡和璧，〈故宮成化藏瓷及其歷史背景〉，收入同氏著《傳世品成化瓷》（臺北：藝術家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 86-149；類似文章內容，見同氏著，〈故宮成化藏瓷及其歷史背景〉，收入《故宮成化瓷器精選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7），頁 280-335。
  11. Maggie Wan, "Motifs with an Intention: Reading the Eight Trigrams on Official Porcelain of the Jiajing Period (1522-1566)," *Artibus Asiae* 63, no.2 (2003), 191-221.
  12. 詳拙作，〈明嘉靖青花鶴鹿壽葫蘆瓶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71 期（2014.2），頁 76-82。
  13. （明）王宗沐纂修、陸萬垓增修，《江西省大志》，頁 876。
  14. 尹翠琪，〈西苑洞天：嘉靖與用瓷器的道教紋飾〉，收入黎淑儀編，《機暇明道：懷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窯瓷器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2012），頁 42-53。
  15. 許繼瑩，〈四靈考略〉，《寧夏師範學院學報》，40 卷 6 期（2019.6），頁 33-39。
  16. （明）王宗沐纂修、陸萬垓增修，《江西省大志》，頁 876。
  17. 周麗麗，〈瓷器宗教紋樣、吉祥圖案綜述〉，《上海博物館集刊》，1996 年 9 月，頁 123-143。
  18. （明）王宗沐纂修、陸萬垓增修，《江西省大志》，頁 875。
  19. （明）王宗沐纂修、陸萬垓增修，《江西省大志》，頁 877。
  20. 詳拙作，〈一秤斤娃娃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69 期（2022.4），頁 126-127。
-